

金庸精采邪教人物大系之三

阴阳魔东方不败



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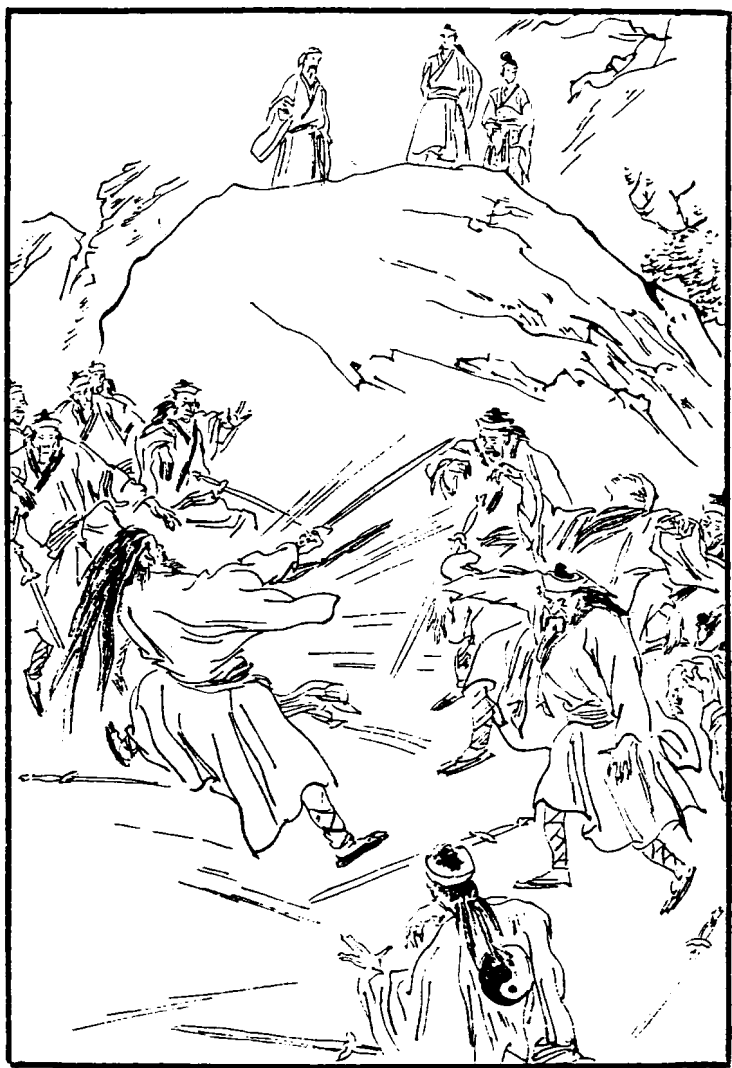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精品

阴阳魔东方不败

金居士 著

(中)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东方不败与楚云姑娘瞧见铁无理手中剑锋一颤，十八点寒星似乎同时扑上，每一剑都刺中一名道人右腕外侧，几是看得呆了……（见 327 页）



任我行右手一抓，已折断涧边一棵松树的粗枝，随后远远掷到深涧上面，正好搭在两边的壁上。四人施展轻功，身子腾空，足尖在树枝上一点……已借力纵到涧的另侧……（见 331 页）



话音未落，只见左冷弹猛跺足，平地拔空而起，有如一头老鹰从酣斗二人头顶飞过，直扑太师椅上正酣睡的任我行……（见 368）



东方忍倒在地上，董老教主突然行如鬼魅，直抢上前去，拨开东方不败，抓起东方忍的尸身，呼地向那屋顶洞开之处纵去……

东方不败道：“我看他确是喜欢女孩子，可人倒义气，快快活活，与我也对脾气。”

仲行远与仲行义听他如此一说，便也不再多嘴。

东方不败又问道：“仲老伯，你老人家久在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定然知晓我们义远镖局与那五岳剑派为何事结下的案子罢？”

仲行远听他话一出口，神色大变，忙伸手去捂东方不败的嘴。四顾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快些离开！”

东方不败随仲氏兄弟来到一处大宅院。

仲行远道：“老夫曾为这家保过一次重镖，分文未失，这家人与老夫便也成为知己。”

三人来到一间偏室。这偏室不大，陈设倒是不俗，架阁上摆满古董。一见便知是主人会请尊贵客人所在。

仲行远道：“不是老夫胆小，那五岳剑派声威太大，老夫一人得罪他们倒也不打紧，不过一死而已。我只怕开封平达镖局难逃大祸。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前辈想是知道底细了？”

仲行远沉思良久，低声道：“其实这事已是江湖人人皆知，说与你也没什么。你可知义远镖局为何在中原镖局中这等神气么？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他们又有什么神气的？”

仲行远冷冷道：“杭州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他义远镖局为何便为四大镖局之首？”

东方不败喃喃道：“这我却是没想过……”

仲行远道：“按家传武功，各中原大镖局皆有各门独到之处，也不见得哪个便高出许多。如果说到高深，我看福建福威镖局倒是更高深些。”

东方不败忙问道：“那为何还要把义远镖局排在首位？难道是大家却不开面子么？”

仲行义一旁听了哈哈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些镖行中人，你要他们却不开面子，那可是太阳从西面出来了！”

仲行远瞪仲行义一眼，又道：“倒也不是大家却不开面子，实在是义远镖局在江湖名声太大之故……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这我又不懂了。你老人家才说义远镖局武功也无甚过人之处，可又说 he 名头太大，这其中是何道理，真教人想他不透。”

仲行远起身去窗边看看，回转身来，说道：“其实这道理极是简单。只因有一门久已绝世的功法，在义远镖局又有人操习……”

东方不败不解道：“那是什么功法？”

仲行远面色微变，一张黄脸白了一白，沉声道：“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‘吸星大法’！”

东方不败见他兄弟二人脸色均变，虽只是说及这门功法，但那胆战心惊的样子，倒似他们二人正面对会此功法的强敌一般，不由也隐隐有些恐惧。

仲行义心直口快，不似仲行远那般极富心计，见东方不败面上显出些许惶恐，说道：“我见你小兄弟也像是久在江湖走动的，真的没听过吸星大法？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晚辈确实未曾听过。”

仲行义道：“大哥，你就向这小兄弟说说，也教他开开眼。”

仲行远沉吟良久，又扫了眼门窗，如同他一说出这吸星大法，便会立遭不测。他这般模样，反教东方不败越加想听上一听。

仲行远道：“这吸星大法究竟是创自何人，老夫也说它不清，想江湖上十有八九不知这功法来历，但这门功法的厉害却是尽人皆知。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它厉害在什么地方？”

仲行义道：“不要插言，听我大哥讲完你自会清楚！”

仲行远道：“习武之人要出人头地，除了要苦习招式，最要紧的是打熬内功。我见你内功不弱，其中甘苦想必你早已知晓……”

仲行义道：“大哥这话不错，各门各派招式繁复，可细辨起来，也不过是拳脚灵利些罢了，生死关头那可是非凭内功见出高下不可！”

仲行远又说道：“这吸星大法厉害之处，便是与敌交起手来，只要手足相触，便把对方内功吸将过来，任你内功有多深厚，只消片刻，便把你吸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一具躯壳！”

东方不败惊道：“真有如此霸道的功法？”

仲行远白他一眼，道：“老夫这一把年纪，在江湖上也算有些交游，可如此凶狠的功法，倒是只听了这一门。你别看江湖中人谈及吸星大法，无不谈虎色变，但心里头，却都想把这功法秘籍弄到手，日后好独霸武林。”

东方不败一想到这功法竟能将人的内力吸干，不由背上一凉，手心也浸出汗来，暗自心道：莫说别人，就是我自己，

如有缘学得这门功法，也定将暗自窃喜。到那时如谁敢对我不敬，话也不对他说，上去把他内功吸干，他们就知道有眼无珠了。

仲行远、仲行义兄弟二人也良久不语，东方不败料定他二人此时心思，想定是与他大同小异。怕这功法，及暗暗巴不得立刻将这世奇功学到。

东方不败又问道：“这吸星大法何人所创，传自何人也不知，怎与义远镖局又瓜葛上了？”

仲行远缓缓道：“义远镖局有此变故，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……”

东方不败忙问道：“仲前辈能不能细说一说？”

第十一回 反目无情

仲行远正欲开口细说，忽听有人磕门。

进来的是一个伶伶俐俐的小僮，端着茶水，不声不响给三人各斟一杯。施礼道：“我家老爷说，此乃贡茶，三位大爷慢慢品品……”

这小僮眉目清秀，白白净净，声音也极是悦耳。出门时望了东方不败一眼，东方不败微微一怔，只觉小僮那神色倒似在哪里见过。他两眼发直，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仲行远喝口茶，缓缓道：“那还在十几年前，义远镖局走了几趟惊天动地的大镖，也碰到几个极硬的对头。最早是甘肃那趟，其时“塞北三魔”正如日中天，焦掌门自是知道，入得甘肃境内，礼数也是极周全。可那“塞北三魔”竟托辞不见，让焦鹏图吃了闭门羹。”

一旁的仲行远冷笑一声，大口喝茶。

仲行远道：“三魔无礼，焦掌门并不计较，咱们吃镖行饭的，常年在人家脚下走动，性子也磨得好了。焦鹏图未能见

到三魔，仍是把礼品留下方才作别。众镖师均想‘塞北三魔’不过是托大，送了礼想在甘肃境内不会为难。哪知镖行到黄河边，众人正要上船，那“塞北三魔”竟不讲江湖礼数，赶到江边，要焦鹏图把镖留下。那趟镖乃武汉归云祠所托敦煌书画，价值连城。双方自是在江边动起手来……”

仲行义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他们塞北三魔还不是自找苦吃！”

仲行远摇头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这一仗义远镖局胜是胜了，这在江湖上已是人人知晓。可你们知道那“塞北三魔”是何来头么？他们三人先前皆是中原独行大盗，做下大案无数。后不知为何，三人忽然在中原消声匿迹，去了塞北结为兄弟。他三人武功之强，莫说义远镖局难当，便是中原四大镖局联手相对，怕也是负多胜少……”

东方不败急问道：“如此说，那重镖终是被他们三个劫去了么？”

仲行远缓缓道：“过了三月，才有人在黄河边上发现三魔尸身。他三人显是被重手法毙杀，可怪的是周身极软，一望便知是内力尽失……”

仲氏兄弟对望一眼，脸上皆带着惊怵之色。

仲行远喝口茶，又道：“第二回是在安徽石涧埠。义远镖局保的是广东黄老先生的万两黄金，那黄老先生是广东首富，仗义疏才，交游十分广阔，朋友遍天下，仇家自也是不少。镖行到石涧埠，被一对老夫妇拦住。”

仲行义插口道：“定是‘四君子’伉俪了？”

仲行远道：“正是他们夫妇。他二人乃三山五岳怪人，寻

常极少在江湖行走，之所以叫‘四君子’，是他们有个规矩，只要你接得他夫妇任何一人四招，便恩怨皆无，视你如君子，待若上宾。但江湖上人皆知他夫妇内功深厚，没人想与他们结什么梁子，见了也都躲着走。”

东方不败问道：“他们为何要与义远镖局过不去？”

仲行远道：“他二人并非与义远镖局有什么过节，焦鹏图当时在江湖还有些名气，可他夫妇耳中，怕是听也没听说过。他们想是与那黄老先生呕了口气，要把他的黄金撒撒。不想这对老怪也失手义远镖局，半月后有人看见‘四君子’夫妇露尸巢湖，也是内功全被人吸干了……”

东方不败此时已听出些眉目，虽是不大明了，但义远镖局有一门极厉害的功法，是肯定的了。

仲行远道：“再后来么，就是‘一滴血’乌大鹏、‘断岳神拳’司马雷、‘笑狸猫’端木青青。他们几个也都是拦镖不成，反送命焦鹏图手下。且个个是内功先被吸尽，后再被重手法毙杀。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想必焦掌门用的便是那‘吸星大法’了？他连退强敌，倒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！”

仲行远冷冷道：“少侠不知，这‘吸星大法’是专吸人内功的法门，在江湖早已失传，因其手段毒辣，习者多不为人齿。被焦鹏图毙杀的一干硬对头，按说功力个个远在焦鹏图之上，且他们死后肢体软软，内功尽去，便有人怀疑义远镖局中定有人会此‘吸星大法’。只是这些尸身发现时，多已死去多时，无法肯定便是了……”

东方不败道：“那大家为何不找焦掌门的问问？”